



第七十四期 · 2016年11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橫死

青楓：早些時，有一位信徒生病了，他的朋友勸他去診療，你道他怎麼回應？他說：「不必診療啦，這都是前世業障，是報應，待業消後病也痊愈了。」請問大和尚，把生病視為前世業障造成的結果，這觀念是否正確？

修智：我們別把什麼事情都算在前世業障上。有事情發生，最好是先研究它的近因。譬如說傷風感冒吧，可能是近日天氣有變，我們不小心著涼而生病了，吃一兩顆藥，多穿一件衣服，很快便會康復，可不要拖拖拉拉，拖上個多星期也不去理會，尤其時下病菌變種，病情有可能

會越來越嚴重，難道我們又說業障加深嗎？所以，我們不要把什麼事情都說成是前世業障，重要的是注意它的近因。

青楓：是的，道理就是這樣，這也是實事求是吧！如果我們探討近因，知道病由，則當作上了一課，下次遇天氣轉變時，早作預防，即不會再有生病的苦況了。剛才大和尚以治病作譬喻，我亦想起《法句譬喻經》與《藥師經》，都看到有關治病這話題，而且更對「橫死」兩字有所解說。請大和尚談談有關「橫死」這方面的內容！

修智：摘錄《法句譬喻經·多聞品》：「人生

薑黃花

妙法園林裡栽種的花草，時有更換，往往在隔不多時便讓我們有驚喜。

除了一些品種較罕見者外，有時我們又會看到一些平日聽得多但却不大看到的，譬如這薑黃花便是。



它正名是薑黃，別名頗多，如黃薑鬱金、乙金以及黃絲郁金等等。原產地就是熱帶亞洲，是草本植物，根部粗壯，這些便是「薑」了。說起它，我們便很自然地聯想到咖喱，是的，就是由這些根莖研成粉末而成「調味粉」。

薑黃的花，很有觀賞價值，那白花瓣上端，有紅嫩嫩的粉紅，很教人喜愛，這與它根莖的「辣」，可謂強烈比照。

我們的工作人員把薑黃花摘下來，供奉在佛前。你看，多祥和。

世間，橫死有三：有病不治為一橫死；治而不慎為二橫死；僥倖自用不達順逆為三橫死。如此病者，非日月天地先人君父所能除遣。當以明道，隨時安濟：一者四大寒熱當須醫藥，二者眾邪惡鬼當須經戒，三者奉事賢聖矜濟窮厄。德威神祇，福祐群生，以大智慧，消除陰蓋，奉行如此，現世安吉，終無枉橫，戒慧清淨，世世常安。」《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》更談到九種橫死現象，這都可以令我們有較深入的對「橫死」兩字的了解認知。「橫死」這個「橫」字，粵音讀 waang⁶。「橫死」可說是因個人疏忽，或個人行為，或親近惡知識，為非作歹，壽命因而提早終止。例如有

病時，不加以照料則病情惡化而死亡。又，明知某處有危險或有惡獸，但為逞強而到這些地方，故而遭遇不測。又，明知自己力所不逮，但為逞強而為之，因而遭遇意外，甚至死亡。簡畧來說，即是在某些處所或時間，作出不適當的行為，可避免危厄但不去避免，而遭遇死亡。

青楓：我們了解到這些橫死因由後，便可以對治下藥，譬如放逸無度、剛愎自用、酗酒吸毒而橫死，則我們應避免這些行為了。

修智：倘依如來教導而實踐，得以災消障除，福增慧長。

白裡透紅

有些花，你不必知道它「姓甚名誰」，它開得燦爛，開得「美艷」，立即令人看得滿心歡喜。像本圖，它生長在「妙法園林」一個角落裡，「不起眼」，但你細細看它的花朵，却是多麼的明亮、「醉人」。——「醉」不一定是喝了酒，而是令人賞心悅目，已經很「醉」了。這花是勒杜鵑。通常我們見到的勒杜鵑是全紅色的，一排排一叢叢地聚生起來，很是熱鬧，但像這樣白裡透紅的勒杜鵑，單獨地三幾朵的看起來，份外「醉人」。

勒杜鵑的葉呈心型，它枝干蔓延，可以延伸到很長的地方，加上它的花是聚生的，園藝師很喜歡拿來作圍牆或籬笆的佈置，當它們盛放開來之時，真真正正教人看得心花怒放，它是大都市裡難得的「醒神」花卉。



美人蕉與 水彩畫

妙法寺內，無論是園林還是七樓蓮花大殿，都栽上不少美人蕉。

每次看到美人蕉開花，第一時間想到什麼？——水彩畫。是的，美人蕉的花瓣，大紅、大黃，又或者黃花瓣上點點鮮紅；更有趣的，是一個花瓣裡居然有鴛鴦色，一半紅，一半黃。這美人蕉色彩鮮艷淋漓，花瓣一簇一簇的，又大又熱鬧，難怪很多園藝師喜歡栽種，一排排栽種在圍牆下、籬笆下，遠遠看去便教人恨不得快步移前，好好地觀賞一番。

美人蕉有好幾個別名，如虎頭蕉、水蕉以及蓮蕉等，不過人們還是喜歡以「美人蕉」來稱呼它，以美人來形容，大抵這是譬如為一位體態豐盈的女子。

我們再細心點看，啊呀，不但花瓣鴛鴦色，連那大大片的葉也會一葉兩色的，它倒像舞台上的「大花臉」。



法句譬喻經——多聞品

昔舍衛國有大長者，名曰須達，得須陀洹。有親友長者，名曰好施，不信佛道及諸醫術，時得重病，痿頓著床。宗親知友皆就省問，勸令治病，至死不肯。答眾人言：吾事日月忠孝君父，畢命於此，終不改志。

須達語曰：吾所事師，號曰為佛，神德廣被，見者得福，可試請來說經咒願，聽其所說言行進趣，何如餘道，事之與不，隨卿所志。以卿病久不時除瘥，勸卿請佛，冀蒙其福。

好施曰：佳！卿便為吾請佛及眾弟子。

須達即便請佛及僧，往詣其門。佛放光明，內外通徹，長者見光，欣然身輕。佛前就坐，慰問長者：所病何如？昔事何神？作何療治？

長者白佛：奉事日月君長先人，恭敬齋戒，祈請萬端，得病經時，未蒙恩祐，醫藥針灸，居門所忌，經戒福德，素所不知，先人以來，守死於此。

佛告長者：人生世間，橫死有三：有病不治為一橫死，治而不慎為二橫死，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為三橫死。如此病者，非日月天地先人君父所能除遣。當以明道，隨時安濟：一者四大寒熱當須醫藥，二者眾邪惡鬼當須經戒，三者奉事賢聖矜濟窮厄。德威神祇，福祐群生，以大智慧，消去陰蓋，奉行如此，現世安吉，終無枉橫，戒慧清淨，世世常安。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事日為明故	事父為恩故	事君以力故	聞故事道人
人為命事醫	欲勝依豪強	法在智慧處	福行世世明
察友在為務	別伴在急時	觀妻在房樂	欲知智在說
為能師見道	解疑令學明	亦與清淨本	能奉持法藏
聞能今世利	妻子昆弟友	亦致後世福	積聞成聖智
能攝為解義	解則戒不穿	受法猗法者	從是疾得安
是能散憂患	亦除不祥衰	欲得安隱吉	當事多聞者

於是長者聞佛說法，心意疑結豁然雲除，良醫進療，委心道德，四大安靜，眾患消除，如飲甘露，中外怡懌，身安心定，得須陀洹道，宗室國人莫不敬奉。

摘錄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

爾時，阿難問救脫菩薩言：善男子！云何已盡之命而可增益？

救脫菩薩言：大德！汝豈不聞如來說有九橫死耶？是故勸造續命幡燈，修諸福德。以修福故，盡其壽命，不經苦患。

阿難問言：九橫云何？

救脫菩薩言：

若諸有情，得病雖輕，然無醫藥及看病者；設復遇醫，授以非藥，實不應死而便橫死；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孽之師，妄說禍福，便生恐動，心不自正，卜問覓禍，殺種種眾生，解奏神明，呼諸魍魎，請乞福祐，欲冀延年，終不能得。愚癡迷惑信邪倒見，遂令橫死，入於地獄，無有出期，是名初橫；

二者橫被王法之所誅戮；

三者畋獵嬉戲、耽淫嗜酒、放逸無度、橫為非人奪其精氣；

四者橫為火焚；

五者橫為水溺；

六者橫為種種惡獸所噉；

七者橫墮山崖；

八者橫為毒藥厭禱呪詛起屍鬼等之所中害；

九者飢渴所困不得飲食而便橫死。

是為如來略說橫死，有此九種，其餘復有無量諸橫，難可具說。

虛勁

看書畫作品，例必看到蓋印。有的是在書寫名字後加蓋一印章，有些則「花款多多」，印呀印的，蓋呀蓋的。我在展覽場上看過一幅掛畫，密密麻麻地蓋滿了印章，數數，不下十個八個，不，應該是十多廿個。肯定這幅畫必然是「低手」所繪畫的，連蓋章的「基本法」也談不上，高到哪裏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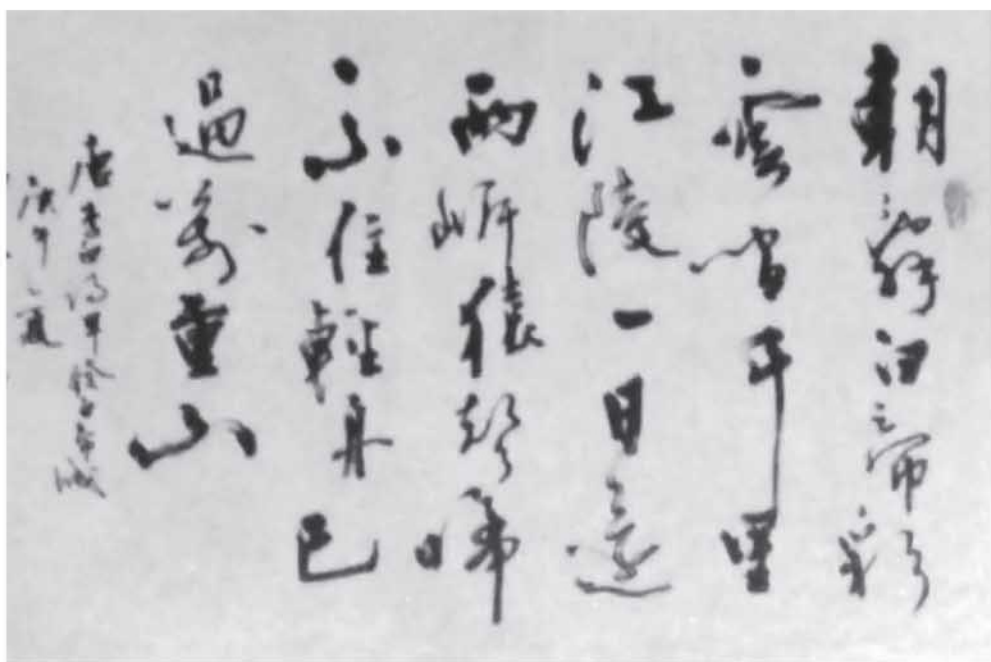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蓋章，三兩個便好，一個壓角閒章，再加兩個姓名字號的便夠。我們看到有些畫友蓋印也不怎樣講究的，不講究也不打緊，但一些方法還是該注意的吧，譬如我們把圖章在打印泥時，可不要像「打椿」那樣死打爛打，結果刻劃裡也沾滿泥絨，印在宣紙上，斑斑駁駁的紅點，或者一絲絲的泥絨之印，這就不成話了。

這些道理，也不是我「發明」的，是著名書畫家趙之謙說的，他說得真好，簡單明白，我們平時不注意印章者，看了也大有受用，且讓我

原文轉載（本文是抄錄自斯舜威著的《隨性論書》）：趙之謙寫給潘祖蔭的《蓋印法》強調了「虛勁」的重要性：「凡用印，以印入印泥，須如風行水面，似重而實輕。切戒性急，性急則印入印泥直下數分，印絨已帶印面，着紙便如滿面斑點。如印泥油重，則筆筆榨肥，俱不合矣。以輕手撲印泥，使印泥但粘印面，不嫌數十撲（以四面俱到為度）。而不可令印泥擠入印地（刻處是也），則無碍矣。印泥入印地，便無法可施矣。此所謂「虛勁」也，通之可以作畫作書。」

這節話，我們不僅落印時注意，還如作者說的，這種「虛勁」的運用，也是作書作畫的道理。

「虛勁」的分寸拿捏，我們不妨好好想想。這也不僅是書、畫、印三通，待人接物不也是同一道理嗎！



泰山・岳父

有天，被「老妻」問起：點解世人稱外父為「泰山」，又有稱為「岳父」的？

究竟出自何經何典？

一時口啞，——被考起也！

原來真是開卷有益，日前逛書店，偶然地看到一則講述「泰山」、「岳父」之源。記在心裡，回家好向「老妻」交待。

我想，一些讀者信眾也有興趣一問：「係囉，係囉，究竟點解外父稱泰山、岳父者？」

這與「泰山封禪」不無關係。話說唐玄宗到泰山封禪，任「封禪使」之丞相張說，運用職權

把自己的女婿鄭鎰連升四級。宴會上，唐玄宗看到鄭鎰官服顏色有變，於是問曰：「怎麼回事？」大家心裡明白，却不會多發一言，有一位宮廷藝人以其藝人本色，半認真半開玩笑曰：「此乃泰山之力也！」可謂妙絕之言，唐玄宗亦心裡有數。從此，外父也稱為「泰山」了。至於「岳父」，也因泰山而來！泰山既是「五岳之首」，則順理成章稱為「岳父」。

五岳，中國五大名山之總稱（「岳」，又寫作「嶽」），即東岳泰山，南岳衡山，西岳華山，北岳恒山，中岳嵩山。

何以稱為「狀元」？

科舉考試，相對來說其實頗為「民主」的，開科取士，有能者上，不論貧富，不論階級，當然，在處理過程上又豈會完全的公平、公正？甚至黑幕重重亦有之，但畢竟這還是一項開明開放進步的制度——本文也不是去寫什麼民主與專制，祇是想到因科舉考試出現的「狀元」一詞，儘管今時今日已沒有什麼科舉，但「狀元」一詞則活用起來，每年高考放榜，傳媒都來報導什麼「幾優狀元」，「狀元」一詞在今日已成了考試中名列第一之謂也。

我們可能會好奇地問：「古時考試奪魁者何以稱為狀元？」科舉考試名列第一者，都會稱為元，

譬如鄉試第一，稱為「解元」；會試第一稱為「會元」；殿試第一便是「狀元」了。「狀」字因何而來？

這些舉人赴京應禮部試，都必須有投狀，這是「身份證明書」，所以名列榜首得第一者，便稱為「狀元」。

（舉人，是指受推舉之人，不是人人可以隨便赴京考殿試的，是一級一級考上去。）

一切從「簡」

我們可能會經常說這樣一句話：「一切從簡！」

此話何解？很淺白，不就是一切以簡單為主嗎？

日前看了一個展覽——竹都好有趣。這是以竹作主題，從歷史走到現在，所有與竹有關的，無論是文化藝術，還是日常生活的種種，大凡與「竹」有關者都考慮串連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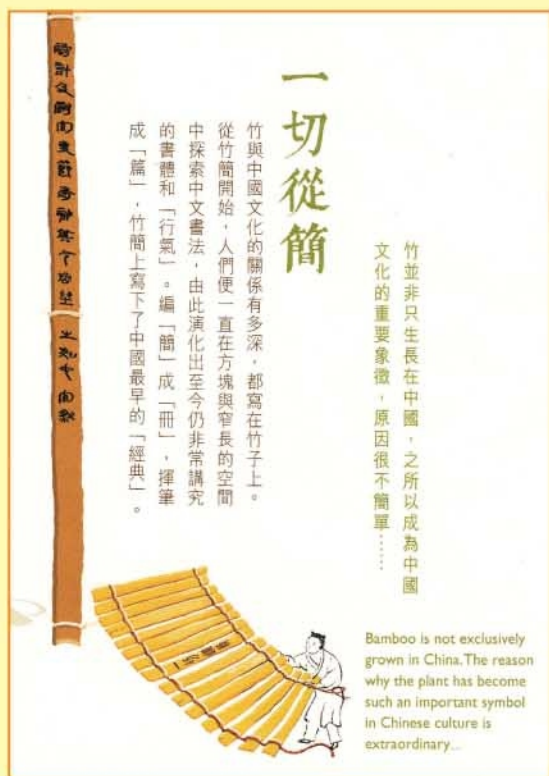
而「竹都好有趣」這名稱本身已好有趣，原來，「竹」字的寫法，可以像畫裡寫竹葉一樣，寫個「个」字，兩個「个」合起來便是「竹」，而「竹」都好有趣，可以讀作「个个都好有趣」。有趣不？

「一切從簡」，更是妙語雙關。在紙張未

發明之前，字是寫在竹片上的，所以稱之為「竹簡」，竹簡是讓繩串編起來的，於是有了這個象形的「冊」字。書冊、畫冊，也一切從「簡」地編起來了。我們試聯想一下這個「編」字，不也與「竹簡」有密切關係嗎？「糸」邊，這是繩索，右邊上是「戶」字，可象徵家，書籍不也是放在室內的嗎？下邊是個「冊」字，更是書冊之謂也！至於「篇幅」的那個「篇」字更明顯，——不就是突顯了「竹」嗎？

「一切從簡」這個展覽，是知識性與趣味性兼而有之的一個展覽，它是香港藝術館主辦的。由於藝術館還在大裝修，於是這期間該館把展覽拉到別些地方舉辦了。這次「一切從簡」是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的展覽廳舉行，地方充裕。其

圖片說明：「一切從簡」的展覽場刊，知識與趣味並重。



實主辦單位更可以把內容弄得充實些，地方寬敞嘛！

也不必太苛求了，能主動地，想方設法為大眾市民多辦些文化活動，已經很好！

唉！——又想起「西九文化」這頭大白

象，也不知什麼時候才真正具規模地落成，而且，落成之後能不能實事求是地、真正地推廣文化藝術，——特別是與本土及中華傳統文化結合，也成疑問，恐怕又是一次「假、大、空」。

帶着音樂游走

某天，走在港島上環，一陣悠揚管樂飄來，很輕慢慢的，在悠揚樂韻中又隱隱然感受到有點蒼涼。在鬧市中何來這動人樂韻？於是隨聲尋去，發覺在路旁一個小空地上有一位樂手在吹管樂，樂音便是由他吹奏而來的，面前擺放一個行李箱，有好幾張CD，大抵這就是他吹奏的作品吧，周圍有十餘位行人駐足而觀，也像我一樣，被悠揚樂韻吸引住了！

放下百元，買了他一張CD，不是什麼同情，是真的喜歡他的吹奏。與這位街頭賣藝人談上幾句，原來他來自南美波利維亞，是印加土著，他便是帶着他們的傳統音樂游走世界各地，一方面是謀生，也同時藉此推介他們族人的傳統音樂。

這音樂點綴了大都市的生活，也像一塊潔布在蒙塵的鏡面上抹了一把。



陳國泰的林黛玉 「容顏草圖」



與書畫友聚首一堂，一邊吃飯，一邊「吹水」，——吹着，吹着，忽然吹起一樁合作來。我說：「國泰大兄，你以工筆畫寫美女寫得那麼好看，不如寫幾幅名女人，如西施、李清照。」我又對書法家劉修婉說：「你不但書法有一定份量，你還會作詩填詞，寫幾幅書詩結合的作品，配合起來，真是相得益彰。」

劉修婉曰：「咁你呢？你做什麼？」

「你們書畫都有了，我做什麼？我負責『吹水』！」

當然還是開玩笑，結果想出一道主意；「國泰大兄既然寫工筆，我便以寫意畫配合吧！」

「水」是吹出來了，能否成事，端要看日後如何跟進。

但陳國泰却說做就做，回家後立即寫

起來。日前看到他那作為草稿的林黛玉的容顏繪圖，可謂大吃一驚。

我對他說：「你一定是熟讀《紅樓夢》，而且一直對林黛玉這角色有深刻理解。」

他說：「深刻理解不敢說，但我的確喜歡看《紅樓夢》，幾十年來也不知看過多少遍。」

請大家看看，陳國泰先生畫筆下這林黛玉，她的眼神是如此一派茫然，茫然中又帶出哀怨！這呀，如果對這人物沒有深刻透徹的理解，何能至此？

由此，我又一次認同這個極其「真理」的真理——任何文藝創作，都必須有深入理解，消化了，才有出色的創作。寫文章如此，舞蹈、音樂亦然，繪畫更是這樣。

隨便寫一幅山水或寫一幅牡丹、玫瑰什麼的，這叫創作嗎？寫得再好，也祇是「畫匠」。

看到陳國泰這林黛玉的人物容顏草圖，我仿如站在妙法寺園林裡聽到那個大鐘重重地敲了一下，鐘聲迴蕩，重重地在心靈深處有所觸動。

這大概就是暮鼓晨鐘的驚醒。

陳青楓



陳國泰最近完成的工筆畫《洛神》

紅綫女傳人—— 舞台上下的 崔玉梅

粵港兩地，交往頻密，而頻密的內容中除了旅遊、購物之外，我看一些粵劇的演出也是令人產生不少好感的，粵劇，本來就是「省港一家親」，是同源同藝，無分彼此的，因此，我們常看到廣東省一些地方，特別是廣州的粵劇紅伶，便經常在香港演出，也深受歡迎喜愛。

最為港人熟悉的廣州粵劇組織，我看要數紅豆粵劇團吧！「紅豆」兩字語帶雙關，一來有所謂「紅豆生南國」；二來，紅豆便暗喻了著名藝術家紅綫女這藝名。事實上，「紅豆粵劇團」也是當年由「女姐」一手建立起來的。

今天，我們聽到紅豆粵劇團當家花旦崔玉梅唱起來，一起句便立即聯想到紅綫女。就因為崔是紅綫女的高足，不僅唱腔上有所承傳，

日前，在看到她代表廣東粵劇在中央電視台演唱「紅的歸來」，一舉手一投足，很紅綫女的。——事實上此唱段內容也是以紅綫女當年從香港回返內地的內容作描述。

崔玉梅還是國家一級演員，日前，她在香港演出，與她同桌吃飯時順道傾談一下，這才曉得，原來她是粵劇世家，阿爺便是「昆崙俠」，老粵劇迷相信也聽過這大名了。崔玉梅的父母也從事粵劇，而她自己則從十四歲開始便進入粵劇學校，經四年的苦學苦修，畢業了，也就順理成章地投入演出。

如果我用「乖乖女」來形容紅豆粵劇團這位當家花旦，似乎很有點「不倫不類」，畢竟人家已是當家花旦了，但事實上與她交談起來，再看她待人接物的態度，又實實在在地並

沒有沾染到某些藝人的「習氣」，依然是一派態度真摯，實在難得。

以她的年歲造詣來看，個人以為前途未可限量也，也難怪在香港舞台上越來越受歡迎。

——不知道是舞台音响問題還是什麼的，日前看了她一場演出，總覺她演唱時聲音是「拔尖」了點，在高處少了一點迴蕩，習「女腔」則更容易滑進這「陷阱」去。

粵劇在香港是頗受歡迎的，畢竟是廣東人居多。祇是今時今日的粵劇，我個人認為除了保持傳統特色的大老倌「個人表演」外，在劇情上實在到了認真改革的時候了，不過，新作固然要，但戲劇總該要千錘百鍊的，你以為好容易產生一個唐滌生麼！

今天特別介紹粵劇紅伶崔玉梅，最大的一個原因，是向大家說明一個問題：藝術不是靠天才、天份便可，所有的文化藝術，都要刻苦鍛煉而來，即使像崔玉梅這樣有家學淵源，還得靠自身的努力；更重要一點，——非常重要的一點，是處世做人必須真誠謙虛，以及具感恩之心。



未有與未亂

看到一句說話，很有意思，記在心頭，回到辦公室後便揮筆記述一下。這句話是出自《道德經》——

「為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」

文字簡潔易明，但道理却是教人讚嘆！「為之於未有」，讓我們想到創造，人家已有，你充其量步其後塵，拾人牙慧，還是不大好的，欠缺所謂原創性。至於「治之於未亂」，真是發人深省，你即

使在平亂上能迅速、干淨利落，圓滿解決，這又如何？這畢竟是亂了，但如果能及時地在未發生之前已經消災難，避免一場災劫，你說是不是更好更出色呢！

所以，我認為：一個真正高明出色的醫生，不僅是能治好高難度病患，更好的是在病患未出現之前，已及時把它剷除消滅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防患於未然，也即是這一句——治之於未亂。

「素食」

經常被朋友問起：有什麼地方的素菜做得出色，我們去試試！

我是從來沒有「好答覆」的。在我心目中的「好素菜」，是越簡單越原始越好，但朋友所問的「好素菜」是指「美食」，指造得特別美味的美食。

如果說素菜也來「揀飲擇食」，也是應該的，不過，所謂「揀擇」也祇是從健康出發，對照着自己的體質來揀擇罷了。

「素食」這個「素」字，不就是指「樸素」嗎？

吃得「太好」，也是很「痛苦」的。我印象最深刻一次，是三十年前在廈門南普陀寺吃的一次「盛宴」，南普陀寺的「素菜」早已中外馳名，那次還是由省長親自接待的「新聞考察團」，其中一道「香芋藏珍」，我可從沒有吃過如此美味的「芋泥」，往後幾年，慘矣！

一吃芋頭便回想起那道美食，也自然地有所比較。不用說，那是無法比較的。那幾年在餐桌上見到芋頭便乏味。

自此之後，我再不提什麼「美食」了！

算是一點感觸吧

如果你看到這樣一個場景，不知道有什麼感觸——

那天，我在一新城鎮行走，看到兩座建築，是一條街道兩邊，剛好打對面的。本來也沒有什麼，反正街道兩旁都是樓房林立吧！但這僅兩丈距離相對的「樓群」（因是郊區，周圍都是樹木，沒有其他樓房的），一邊的樓群寫着「長期護理院」，另一邊呢？正好是一個「骨灰龕場」。

我不知道別人的感受如何？也許會不自覺地

說一聲什麼「大吉利是」！不過，今時今日，隨口這樣說的人也不會太多了，這倒是文明進步，「生老病死」乃生命的自然現象，那不過是生命過程罷了。我相信不少路人見了上述景象，也祇會無奈地苦笑一下便是。

祇是有點唏噓的，是我們但願好好地保重身體，讓身體安然地度過一生，畢竟進入「長期護理」是帶給自己與他人的一份負擔！——一份無奈的負擔。

何洵瑤淡雅清麗的小品

很喜歡看同門兄弟姐妹的作品展，看看他們隔一兩年之後又有多少進步？由於平日比較留意他們的畫作，所以是否有進步，或者進步了多少，都會心裡有數。



有好幾位同門，教我十分欣喜的，其中一位是何洵瑤，她退休之後，日以繼夜地投入書畫創作，進步是顯著的！——須知道，一位已有相當造詣的畫人而能給你顯著進步，那就不簡單了。

這次何洵瑤在普藝展出的「彩煥墨華」（緊隨其後的，在佛山市展出），其作品的純淡典雅，又向前推進一步，無論是扇面還是壓鏡小品，她的花卉，給你最大的感受是以清新亮麗之外而更突出的是淡雅。做到這地步，其色彩與線條是多麼的融合。兩者間融合一體，並沒有誰「搶」誰、誰「蓋」誰的感覺。我忽然感覺到：如果人與人之間能做到這點，多好！

「不滿足使人進步！」何洵瑤近這幾年也跟隨書法家何幼惠老師學習書法。每次看何生先的楷書，總教人眼前一亮，何洵瑤跟幼惠老師學書法，那是很聰明的抉擇。但願不久將來，也同時看到她「書」的作品，她今時今日已跳出所謂「閩秀畫」，這是難得的進步。

何洵瑤和她的書法老師何幼惠先生





唏噓話「沈」、「沉」

今天我們寫「沉」字，有時會寫作「沈」，兩者有沒有關係呢？——關係一定有，祇是要好好地探本尋源一番，以了解兩者究竟有何關連。

首先，讓我們攀藤摸瓜地了解一下「沈」字的原始面貌。它本來最原始的寫法是象形文字，兩邊是象徵兩道河流，中間是個「牛」字，原來在遠古年代，是以牛作為祭水神的，後來則改作羊，所以這個字中間的「牛」用「羊」字代替了。再發展下去，不再以畜牲祭水神了，而更殘酷地以「人」代替，那當然是奴隸、戰犯之類，但都是人啊！

這時候這個「沈」字便寫成左邊的形象依然表示河流，但右邊這個「人」便像担起枷鎖來了，這就說明了這是用犯人「沈」下水底以祭水神。

再發展下去，大抵到了漢代吧，便把這個「沈」字的形狀定了下來，但那時仍未出現「沉」這個字，是後來才分工的。「沈」、「沉」兩字就是有這樣的關係。既然是分工了，我個人以為還是從此分開的好，少了混淆。

「沈」也是姓，這是封地而來的姓，可不是被沉下水底後死過番生便「沈」姓起來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